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

第一卷

香 檳 酒

趙景深譯 錢君匋裝幀



上海開明書店刊行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

第一卷

香 檳 酒

趙景深譯 錢君匋裝幀



上海開明書店刊行

懷柴霍甫

俄國 科布林 (Kuprin) 作

你總記得罷，在兒童時代，每逢過完暑假以後，重回到學校裏來，總覺得一切都是灰色的；學校好似兵營一樣，處處可以嗅到油漆未乾的氣味；同學既無感情，教師尤極嚴厲。但是，總想鼓起勇氣來，雖然有時要憶念到家鄉。終日不是迎接同學，便是談天說地弄得人耳朵都要吵聾了。

但是，一到夜間，半暗的寢室吵鬧聲停歇了，呵，這又是怎樣使人愁悶不堪呵，失望佔據着靈魂了！你咬你的枕頭，難禁你的嗚咽，低呼着愛者的名字而呻吟，哭得眼淚像火一般的燒，知道這種憂愁是難以抑制的。在這時纔第一次曉得兩件可怕的事：一件是往事

難尋，一件是寂寞無聊。這時好像你只要能夠將那不可再來的光明美麗的生活過一天，就是把你一切剩餘的生命拋棄了也願意，任受何種痛苦也願意。這時好像你要把話永遠藏在心裏，又好像你要把話喝到靈魂裏去，慢而且貪，一滴一滴的，一點點都可撫愛。你是被思想所擾，無心的一瞬間被激動得不堪，時間似乎很長很長，你越想越煩惱，總也看不到天亮。

小孩的憂愁是尖銳的，但卻能融化在睡眠裏；只要朝陽一照，即可消滅。我們成人，沒有這樣熱情，但我們記憶很長，憂愁也深。送過柴霍甫的葬，從墓地回來，一個大作家說了幾句簡單的話，很有意思：

『現在我們已經將他的喪事辦完，喪痛的失望已經過去了。但是你明白麼？永遠，直等末日來到，這裡有一個沈悶，憂愁的感覺，覺得我們缺少了一個柴霍甫。』

現在他已去世了，人們覺得特別痛苦，他的話是如何的珍貴，一笑，一動，一瞬都反映出他美麗，英爽，傲慢的靈魂。你很憂愁，你不會時常留心那些特別敘述，那些可以顯示他

的內心。你責罵你自己，被酒迷醉了心，不曾預備着去回憶——去寫下有趣的，特殊的和重要的事。同時你也知道這種感覺不但你有，凡親近他的人都，你和他們都把他當作一個無比的精神博大之人。你們要虔誠的紀念着他，紀念着俄國作家中最著盛名的一個。

爲了你們對於他的愛，爲他憂傷，我寫了以下這些話。

柴霍甫在耶爾泰 (Yalta) 的村舍是恰在城外不遠，在那條灰塵很多的安泰路 (Anika Road) 的右邊。我不知道這所房子是誰造的，但却看得出來這是耶爾泰原有的房子。這房子光亮清潔，比例勻稱，是無定的建築方式，有一個鐘樓好像城堡，上面加上一個意想不到的三角形屋頂；地上有一個玻璃露臺，上面是平屋頂，露臺是有許多窗子的——寬的也有，狹的也有——這所房屋好像近代學校的建築，倘若不是爲了這是原來的舊計劃，含有個人的特別趣味，真要使人像這樣疑心了。這所屋是在果園的一角，有

花園圍繞着。連接着花園，在路旁有一個古遠荒蕪的韃靼墓廬，圍了一道小低牆；這房屋永遠是綠色，幽寂而無人住，墓石是很考究的。

花園很小，花木不大繁盛，果園還正在草創。果園裏種着梨，杏，桃，蘋果，巴旦杏等。去年果園方纔結果，這使得童心的柴霍甫不知怎樣的高興，他越加愛護這果園起來。當採巴旦杏的時候到來，採果人也到柴霍甫的果園裏來採。他們時常一小堆一小堆的放在會客室的窗沿上，雖然放在外面，卻沒有人敢去偷取。

有人告訴柴霍甫，安泰路的灰塵時常要吹進他的房子裏來，果園的水分不充足，他必定要不歡喜，甚至於變色。雖不能似克里米（Crimea）那樣風景佳麗，但他家中的果園已經改變了耶爾泰的荒涼氣象，所以他對於果園有一種特別而且熱烈的愛。人家有時在清晨看見他，蹲下了身子，細心的在玫瑰花枝上加硫黃，或是摘花牀裏的敗草丟出去。每逢夏天乾旱之時，忽然來了一場大雨，落滿了水池，他必定要發狂一般的歡喜！

但他的愛並不爲了他自己是果園的佔有者，他的愛是有意義的——一個偉大，聰

明的感悟他時常看了果園一瞬說

『看哪，我在這裡種了許多樹，自然我是很愛牠們的。但這沒有什麼關係。最要緊的，我才到這兒來的時候，還是一片荒蕪，零落的景象——還都是些砂石成堆，荊棘滿地的景象呵。我到了這兒以後，就把這滿目荒蕪的地方，變成了這樣美麗可愛的花園！』他又帶着很堅決的信仰和很莊嚴的面龐鄭重的說：『你知道，再過三四百年後，全世界都要變成這樣美麗可愛的花園了，那時的生活是何等的幸福愉快呵！』

將來生活是美麗的，這種思想在他最近的作品中，表現得很溫和，很憂鬱，很動人。這種思想也是在他的生命中最親密，最慈愛的思想。每天早晨，他獨自靜靜的走到花園裏，整理那露滴瑩瑩的玫瑰，或是考察那大風吹折的幼樹，他應該如何想像到人類將來的快樂呵！像這種溫和，聰明和自卑的忘我，他是如何的充滿着呵！

他的思想不是渴求生命，像那種不滿足的人類心理那樣，也不是出於好奇，要想知道他自己生命以後將是一種什麼情形，也不是對於近代的嫉忌。他的思想是一個超

越的精美，可喜，有知覺的靈魂之苦悶，他忍受了多量的平凡，粗燥，困倦，無聊，粗暴和野蠻——整個的近代日常生活的恐怖和黑暗。那就是爲什麼在他晚年的時候，他有博大的聲名，和比較的安全，以及對於俄國社會中多才多藝而且誠實的人之熱愛——那也就是爲什麼他不關鎖自己在冷靜的偉大之難及裏，也不成爲一個有權力的先知，也不縮爲有毒的仇敵反對別人的聲名。他寬大而且堅忍的人生經驗，他的憂愁，快樂與失望，都表現在那美麗，切望的忘我夢裏，這個夢是夢到別人將來的快樂。

——『三，四百年後生活將是如何的美麗呵！』

所以，他看花牀是很欣喜的，好像在花中看見了將來美麗的象徵，他是在看守着智巧的人類築成的新路。他也欣喜的看着新的原來房屋，大的航海輪船；他對於每一種新發明非常有興趣，與專門家來往，他一點也不覺得討厭。他以堅固的自信心說：犯罪之事（如謀殺，偷竊，姦淫等）在學者，教師，醫士和作家中已逐漸減少，甚至於消滅。他相信，將來真實的文化可以使人類尊貴起來。

談到柴霍甫的果園我忘記說園中的鞦韆和木凳。莫斯科藝術戲院在耶爾泰演萬尼亞舅舅時曾把這兩樣東西散在舞臺上作爲佈景的一部分。這戲是演給柴霍甫看的，但他那時卻生了病。柴霍甫極愛這兩樣東西，每指到牠們，他總要很感激的憶起藝術戲院對於牠們的重視。這些優美的演劇家有特別的技巧，能將柴霍甫的天才表現得很充分，並且他們對他的友誼也很深，這很使他晚年的心感到甜蜜。

二

在院裏養了一隻馴善的鶴和兩條狗。柴霍甫非常愛一切的動物，只是不愛貓，他一看見貓總要感到一種不可遏制的憎惡。他特別的愛狗。他在米勒何弗 (Melikhovo) 曾經買來三條狗，一名卡西探卡 (Kashanka)，一名白羅美得 (Bromide)，一名昆林 (Quinine)。這三條狗都已死去，他每一起必不時的談到，彷彿記念他的亡友一樣。『你看這些狗種真不錯！』——他時常要微笑着這樣說。

鶴是榮華而且莊嚴的鳥。牠時常要欺騙人，但對於柴霍甫忠心的僕人阿三尼（Arny）卻有親密的友誼。牠無論在花園裏，果園裏或是院落裏都要跟着阿三尼跑，並且時常搖着牠張開的翅膀跳躍着，成爲一種特別的鶴之跳舞，每每引得柴霍甫大笑起來。一條狗名叫特西克（Tusik），還有一條名叫卡西探（Kashan），以記念死了的狗卡西探。卡西探沒有什麼特別，只是又蠢又懶。牠的身體很肥，光滑而且拙笨，全身是光亮的巧格力色，有一雙無知覺的黃眼睛。牠總是跟在特西克後面對着生客叫。只要有人叫牠的名字，牠必定反過背來，開始卑微地爬在地上。柴霍甫常用手杖推牠一下，當牠獻媚的時候。同時柴霍甫還要假扮着莊嚴的面孔說：

——『走開，走開！蠢東西……不要在這里鬧！』

並且假裝着愁容，其實是眼中含笑對着客人說：

——『我把這條狗送給你好罷？你真想不到牠是怎樣的笨！』

但是有一次恰逢卡西探，爲了又愚又笨的緣故，被車輪壓傷了腿。可憐的狗三隻腿

跳着跑回家來，叫得異常悽慘，牠的後腿跛了，肉壓碎了，幾乎骨頭都要壓斷，流了許多血。柴霍甫立刻用溫水替牠洗去傷處，灑上沃顱仿謨藥，(Iodoform) 裹上了綳帶。他美麗的大手接觸到狗受傷的皮膚，他是如何的熟練而且謹慎，而他的心又是如何的慈柔呵！他安慰哀叫的卡西探時又是如何的同情呵！

——『唉，你這蠢，蠢然的東西……怎麼弄的？安靜一點罷……就要好了……小蠢東西……』

我所說的未免太嫌瑣碎，但柴霍甫天性愛動物和小孩卻是無可疑的。有時一個女孩不舒服，她要帶領一個三、四歲的孤女到柴霍甫家裏來，這個孤女是她領大的。在這個小孩和這憂愁虛弱的大作家之間，建設了一種特別的嚴肅，忠誠之友誼。她不停的在他面前低語着可笑的話，她的小手圍着他的鬚鬚，他也必注意集中的聽着。像這樣他們要在露臺裏的板凳上坐許久。

柴霍甫只要跟任何種腦筋簡單的人——如僕人，郵差，腳夫，乞丐，浪子等——有過

接觸那人必會熱烈的愛他。不單是愛，還是出於敏銳的自覺，有一種了解和關係。我不自禁的要說一個故事，這是俄國航業公司裏一個小職員告訴我的。他是一個坦白率直的人，完全不漏的將他的印象講了出來。

是秋天。柴霍甫從莫斯科回來，由賽伯司拖僕（Sebastopol）開來的輪船，剛剛在耶爾泰攏岸，還沒有離開碼頭。搭板剛放好，立刻一陣嘈雜聲起來了。在這陣嘈雜聲中，一個韃靼腳夫，他是專門等待柴霍甫的，遠遠的看見了他，立刻比誰都快的跳上輪船。他尋着了柴霍甫的行李，正負着行李下去，忽然一個粗暴而且兇惡的糾察員衝到他的面前來。他破口大罵，愈罵愈怒，擺出職員的架子來，拍的一聲打了韃靼人一個巴掌。

我的朋友告訴我：『那時一個令人難信的事出現了。韃靼人放下行李在碼頭上，揮拳打他的胸，眼睛發火，預備撲上糾察員去，並且大聲的嚷着說：

——『什麼？你打我？你以為是打我麼？是他——你打的是他！』

『他說時用手指着柴霍甫。這時的柴霍甫，你知道，面色都青了，唇顫抖着。他走到糾

察員面前，靜靜的，分明的而又不是尋常的音調向他說：「你羞不羞！」我可以發誓，要是我是那個糾察員的話，情願被他在我面上唾二十次，也比聽一次「你羞不羞」好受一點。糾察員雖是厚顏，亦已感到慚愧。他踟躕了一下，咕嚕了一陣，立刻就溜走了。在碼頭上再也看不見他了。」

三

柴霍甫在耶爾泰房屋裏的書房並不大，約有十二步長，六步寬，這書房顯出靜穆可愛的氣象。正對着門口有黃色的方玻璃窗。門的左邊，靠着窗子，有一個寫字檯，檯後有一個小壁龕，從天花板上，一塊玻璃射光到龕上。龕裏是一個土耳其的神像。壁龕的右邊，牆中有一棕色的火爐，用荷蘭磚製成的。在火爐頂上有一個小洞，那里有一塊磚已經除去，嵌上一小幅來維探 (Levitan) 的山水畫，畫的是一個田家的晚景，遠遠的有稻草堆。所畫雖甚脫略，卻頗可愛。在火爐過去一些，牆角處有一門，通到這個孤獨者的臥室，那是一

間明亮，愉快的房子，發出一種聖潔的光，瑩白而且天真。書房的牆上糊滿了黑暗的金色紙，寫字檯上掛了一個揭示：『請勿吸煙。』門口的右邊，有一書架書。火爐的架上有許多古玩，其中有一個美麗的帆船模型。還有許多象牙和木製的細小東西放在寫字檯上；象的模型尤多，牆上掛着托爾斯泰，格里各羅威契（Grigorovich），和屠格涅甫的肖像。在一個小桌上有一個扇一般的架子，插着許多演劇家和文學家的照片。在窗的兩旁有深色的厚幔。在地板上有一方大地氈，織着東方式的花紋。這個地氈使得一切溫柔，但也使得室中黑暗；但從窗上透過來的光卻平勻而且快樂的照在寫字檯上。這個書房有一種很好的香氣，柴霍甫很是喜歡。從窗前可以看見一個馬掌形的水洞，水流到海里，海被許多房屋圍成一個劇場般的橢圓形。左右和後面，山圍成一個半圓形。到了晚間，耶爾泰的周圍點起萬家燈火，星光與燈光相混，簡直叫人分辨不出那是星光那是燈光——使人憶起高加索山中一個地方也是這種景象。

我們初認識一個人時，覺得他的聲音容貌，初見時完全同現在不一樣；這差不多是

常有的事。所以，我和柴霍甫雖已相交數年，仍在我腦中留存着初次在奧迪沙（Odessa）倫敦旅館遇見他的印象。在初遇時，以我看來，他似乎是身材高瘦，肩闊眼銳的一個人。那時病容還不大顯露，只在走路時，略顯得軟弱，好像有些跛的樣子。如果有人問我，我初見他時，他像個什麼，我可以說：『他像一個善司特伏（Zemstvo）的醫生，又像省立中學的教員。』但是在他心裏卻有俄國人民少有的東西，這就是坦白和溫雅。在他的面貌言談和舉止上，初看時彷彿像莫斯科未畢業的學生這樣輕率。許多人這樣想，我也是這樣想。但在數小時後我對於柴霍甫的觀念卻完全不同了——這個柴霍甫的面孔什麼照相也照不出來；不幸得很！就是替他畫像的畫家也不大能了解他。我所看見的是最美麗，文雅，聰明的面孔，在我生命中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許多人說，柴霍甫有藍眼睛。這是一個錯誤，很奇怪，這是一切認識他的人的普通錯誤。他的眼睛是黑的，幾乎是棕色，他的右眼暈比較亮一點，有時使人覺得柴霍甫有點呆相。他的眼臉重壓在眼睛上，凡是藝術家，獵人，水手以及一切注意集中的人都是這樣。

因了他的眯縫眼，和他從眼鏡底下看人，頭時常昂得很高，使人以為他是很嚴厲的。但我們應該看他快樂的時候，（唉，在他晚年這種快樂的時候很少。）那時他很快的用手摘去眼鏡，狂一般的搖動着椅子，放聲大笑。那時他的眼睛變得狹而發光，在眼角上顯出有趣的小皺紋，使人憶起他幼年的照片，那是一個無鬚的少年，微笑着，近視而且純樸，常愛側視。還有一件怪事，我每次看他的照片，總覺得他的眼睛真個是藍的。

我們看柴霍甫時，可以注意一下他的前額，那是寬大潔白的，樣子很好；眉毛有雙層聰明的褶疊，鼻梁有兩條感傷的直線。柴霍甫的耳朵頗不規則，但這種知慧的耳朵，除去托爾斯泰外，我還不曾看見過第三個人。

有一次在夏天，我曉得柴霍甫還高興，我帶了照相器替他照了幾張像。不幸，最好而且最像他的幾張都變得很壞，由於書房的光線太弱。還有幾張卻照得很好，柴霍甫一面看一面說：

『喂，你看，這不像我，倒像法國人。』

我現在很活潑的記得握過他那又燥又熱的大手——這一握強而有力，我彷彿握住了一件什麼東西。我現在又記起他所寫的字：字跡瘦削，粗看似乎不美，仔細一看，便顯得極其好看，和他室中一切事物一樣的美麗。

四

柴霍甫時常起來得很早，至少可以說是夏天起來得很早。就是他至好的朋友也不會看見他衣服穿得不整齊。他沒有懶習慣，不喜歡穿拖鞋，長便衣或是短便衣。八、九點鐘他已經在書房裏閒踱，或是坐在寫字檯前作文了。在這時他的衣服總是穿得很整齊的。自然，他最好的工作時間是在清晨用早餐以前，這時沒有人去打攪他。每當天氣溫暖的時候，他每每坐在屋後的斜坡上，那里異常舒適，夾竹桃沿牆立着，還有他手植的柏樹。他獨自坐在那里，有時可以坐一點多鐘，動都不動，手撫着膝，默默看着遙遠的海。

約在午時，客人漸漸聚集在他的房裏了。女孩們在鐵欄（這欄將屋和路分開）外